

她被 给予的人生

THE LIFE SHE WAS

她不被命运厚待，却从未辜负命运

「美」爱伦·玛丽·怀斯曼——著
袁田——译



她被 给予的人生

「美」爱伦·玛丽·怀斯曼——著
袁田——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她被给予的人生 / (美) 爱伦·玛丽·怀斯曼著;
袁田译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9.3
书名原文: THE LIFE SHE WAS GIVEN
ISBN 978-7-5057-4614-5

I. ①她… II. ①爱… ②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069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9-0252

THE LIFE SHE WAS GIVEN By ELLEN MARIE WISEMAN
Copyright: © 2017 BY ELLEN MARIE WISEMAN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9 Beijing Ruyixinxin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名	她被给予的人生
作者	[美] 爱伦·玛丽·怀斯曼
译者	袁田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
规格	880×1230毫米 32开 11印张 273千字
版次	2019年4月第1版
印次	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4614-5
定价	48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*
电话	(010) 64678009

献给本杰明和洁西卡——

你们是我最伟大的成就，我对你们的爱无以言表。

第一章



莉莉

生命中头一次，她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，却不是在绘本上。

一九三一年七月

纽约，多宾角

布莱克伍德庄园马场

感觉像是第一千次，九岁的莉莉·布莱克伍德站在家族庄园阁楼的采光窗下，盼望窗户可以打开，好让她闻到户外的气息。明天就是她的生日，她想不出比这更好的礼物了。当然，爸爸从宾州回来时又会给她带回新裙子和书，但是早前刚下过雨，她想知道屋内外的空气感觉起来有没有不同。她好奇雨点儿会不会让一切柔润清爽，像她洗泡泡浴时的水。还是说，外面也温暖黏湿，和她房间里的空气一样？她求过妈妈一百次，要求换成能打开的窗户，再把窗外的铁丝网去掉，这样就能更容易地看到外面。但和往常一样，妈妈才不听她的。要是妈妈知道，爸爸趁妈妈做礼拜时，让她在阁楼的另一块地方玩，他就会有麻烦——比教她读书和在她三岁生日时送给她一只猫更大的麻烦。莉莉叹了口气，从窗台上拿起望远镜，举到眼前。至少现在是夏季，她不用刮去镜

片上的冰。

爸爸把一天中的这一时刻称为“薄暮”，外面看起来只上了两种颜色——绿色和蓝色。谷仓的另一侧，比马儿玩耍的场地还要过去些，有一排松树，看起来像是莉莉给娃娃盖毯子用的毛毡。到处都是阴影，每分钟都变得更暗。

莉莉的目光掠过树林边缘，在找她昨天看到的鹿。那是歪脖子的柳树。灌木旁边是冬天会变红的石头。那是挨着石头围墙的断木。嗯？那个——她停顿了一下，再次对准围墙转动望远镜。林子的对面，在靠近远处草地斜对面的铁轨那里，有个东西看起来有点异样。她把望远镜放下，眨眨眼睛，然后再次远眺并倒吸了一口气。她激动或心烦时就会这样，气在胸口吱吱作响。

一长串红黄蓝绿的彩灯悬挂在一个发光的大房子上空，那房子看起来像是布做的，小灯跟爸爸在圣诞节时挂在她床头上方的灯一样。还有灯光环绕着其他房子，看起来像胖胖的小鬼。莉莉看不清字，但确实有一块招牌上，字母被彩色的灯泡照亮。高杆上挂着旗子，一排黄灯飘浮在铁轨的上空。看起来像一列停下的火车。很长很长的火车。

莉莉放下望远镜，等肺部不再发出呼哨声之后，她朝书柜走去，抽出最喜欢的绘本。她快速翻页，直到找到她要的东西——那是一幅彩色的画：一顶被货车、马儿、大象和小丑围绕的条纹帐篷。她快步回到窗边，拿书中的帐篷形状与树林对面那栋发光的房子做对比。

她是对的。

那是一个马戏团。

而且竟然被她看到了。

通常情况下，她的窗外只有马儿和田野，以及爸爸和他的帮手们在白栅栏旁或黄马厩里工作。有时候，妈妈会穿过草地往马厩去，金色

的长发拖在身后，像一块面纱。其他时候，卡车驶上马厩的车道，爸爸的帮手要么把马儿从拖车里牵进牵出，要么就卸下一袋袋、一捆捆的干草。有一次，两个穿得松松垮垮的男人——爸爸把他们叫作“游民”——来到车道上，帮手拿了把猎枪走出马厩。如果足够幸运，鹿会从树林里出来，浣熊沿着栅栏朝饲料仓库飞奔，火车在轨道上渐渐驶近。要是把耳朵贴在窗户上，火车引擎的轧轧声和汽笛的锐响就会穿透玻璃进入她的耳朵。

但现在，她的窗外有一个马戏团。一个真正的、活生生的马戏团！生命中头一次，她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，却不是在绘本上。这让她开心，但也对自己有点恼火。要是她不是整个下午都在看书，本来是可能看到火车停下来卸货的场面的。或许她能眼看着帐篷搭起来，还能瞥见大象、斑马和小丑呢。现在太暗了，除了灯光什么也看不见。

她放下书，数窗户周围的木板。有时数数让她感觉好受一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没用。她忍不住去想自己错过了什么。她再次把耳朵贴到玻璃上，或许她能听到团长的叫喊声或者马戏团的音乐声。但她能听到的只有气流在胸腔里咯吱作响，还有飞快的心跳声。

窗台上，她的猫艾比醒来了，眼神闪烁。莉莉一只手搂住橘色的花猫，把它拉近了些，鼻子埋进小动物柔软的毛皮里。艾比是她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世界上最机灵的猫。它能用后脚站立献吻，还能提起前爪握手。它会跳上莉莉的床，但跟它讲它就会下去。

“我打赌妈妈会去马戏团的，”莉莉说，“她不用担心人们害怕她。”

猫咕噜了一声。

亲眼看到大象是什么感觉？莉莉好想知道。摸到大象皱巴巴的皮肤，与棕色的大眼睛对视会是什么感觉？骑上粉白色的旋转木马呢？吃着花生和棉花糖走在人群中呢？看到一头真正的活狮子表演呢？

从莉莉记事起，夜里有几次熄灯之后，她舒服地蜷在床上，脑海里全是离开房间下楼去的念头。她读了太多书，知道一栋房子里面不止有一层楼。她想象自己偷偷穿过阁楼，找到楼梯，想办法摸到布莱克伍德庄园的楼下几层，然后走出前门。她想象把脚踩在地上，深吸一口气，人生中第一次闻到古木、蜘蛛网和温暖尘埃以外的东西。

爸爸每周来探望时，她最喜欢的一个游戏就是猜他衣服上的不同气味。有时他闻起来像马儿和干草，有时有鞋油和烟味，有时是烤面包，或者——他说的那个应该是柠檬和雪松的混合气味叫什么来着？古龙水吗？不管是什么吧，很好闻就对了。

爸爸跟她讲过外面的世界，她也在书里读到过，但她不知道草夹在脚趾之间是什么感觉，树皮摸在手里又是什么感觉。她知道花是什么味道的，因为每年春天爸爸都给她买一束花，但她想走在蒲公英和雏菊的花田里，去体会光脚踩着泥土和露水的感觉。她想听到鸟儿歌唱和风的声音。她想知道微风拂过皮肤，太阳晒在身上的感觉。她把手头上的植物书和动物书都读完了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她能叫出所有的名字。但除了艾比以及冬天沿着护壁板奔跑的老鼠之外，她从没近距离见过真正的动物。

她最爱的另一个游戏是从地图书里选一个地方，读完所有相关的内容，然后在入睡时计划一次出行，决定自己到了那里要做什么、看什么。她最爱的地方是非洲。她想象自己和狮子、大象、长颈鹿一起奔跑。有时她想象打破顶窗，爬上屋顶，再从房子的侧壁爬下去，溜到马厩里去看马。因为就她的全部见识来说，马是她最喜欢的动物。当然，猫除外。因为马儿不仅强壮美丽，此外，它们还能拉车、拉雪橇和犁地。人能骑在马的背上，迷路了它们能找到家。爸爸说，布莱克伍德庄园的马儿离阁楼窗户太远，分不清哪匹是谁，于是莉莉自己给它们取了

名字——吉卜赛、老鹰、肉桂、魔法、切斯特、萨曼莎、茉莉和糖糖。她多想接近它们啊，摸摸它们的鬃毛，骑在马背上穿过田野。都怪窗外那些讨厌的铁丝网，妈妈说是为了她好。然后她想起妈妈的警告——一旦这个画面开始，她的美梦就成了梦魇。

“装铁丝网是为了保护你，”妈妈说，“如果有人进来，他们会害怕你，会想办法伤害你。”

莉莉问妈妈为什么有人会害怕她时，妈妈说，因为她是个怪物，是一个煞星。莉莉不知道煞星是什么，但听起来就很不好。她的肩膀往下一沉，在房间的死寂中叹气。她不能去看马戏。现在不行，永远也不行。她也不能走出阁楼。她看世界的唯一办法就是读书。爸爸说，外面的世界没有她想的那么美好，莉莉应该庆幸自己有张温暖的床，有东西吃。很多人没有家，也没有工作，他们得排队去领面包和汤呢。他跟她讲过一个关于银行、金钱和什么崩溃的故事，但她没听懂。她也没因此觉得好受一点。

她把艾比搂进怀里，坐在铁床上。床嵌在贴着壁纸的角落里，上面是拱形天花板。她的床头灯在木地板上投下长影，这意味着很快就要天黑，该关灯了。她可不想再不长记性，让妈妈再教训她一顿。妈妈已经警告过她一百次，说如果有人看到她的灯光，发现她在上面，就会把她带走，她就再也见不到妈妈、爸爸和艾比了。但上周有一夜，莉莉开始读一本新书，她忘记了。

她把猫放在床上，查看手指上的疤痕。爸爸是对的，润肤霜能让手指好受点。但是哎哟，妈妈的油灯烫得真疼啊！

“小孩不打不成器。”妈妈说。

莉莉想问《圣经》里有没有说过不要烫小孩，但不敢问。《圣经》里怎么说，她自己应该知道。

“要是妈妈发现我在读爸爸给我的书，而不是那本无聊的旧《圣经》，她会怎么做呢？”她问艾比。猫用莉莉的手蹭脸，然后缩成一团，继续睡觉。

莉莉从床头柜上拿起《圣经》——她不敢把它放在别处——把书签往后别了几页，然后放下。妈妈会检查这周她读了多少书，如果书签没动过，莉莉就会有麻烦。根据妈妈的说法，《圣经》和她床头上的十字架是幸福生活唯一需要的东西。

房间里别的东西都是爸爸给的——为茶话会准备的柳条桌，配着蕾丝杯垫、银托盘和瓷杯。配套的摇椅和坐在蓝色棉垫凳上的泰迪熊就紧挨着她的衣柜，娃娃屋里放满小家具和后背笔挺的娃娃。农场动物的模型在书柜上方的搁板上一字排开，全部面朝同一方向，像是要放声歌唱。三个穿蕾丝裙的瓷娃娃躺在柳条婴儿车里，一个娃娃有能开能合的眼睛。当然，她还有一书柜的书。爸爸一度似乎会给她一切——直到她读完《白雪公主》后要一面镜子。

有时深更半夜，她确定每个人都睡了，窗外仅剩一片漆黑后，会打开灯，研究自己在玻璃窗上的倒影。她只能看到一个鬼一样的模糊面具与她对视，外面的铁丝网像蛇一样盘踞在她的皮肤上。她盯着白色的倒影，抚摸自己的额头、鼻子和脸颊，试图找到多出或缺失的部位，但既没有凸起，也没有凹陷。她问爸爸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，他说，在他的眼里她很美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但他说这话时眼神飘忽，她觉得他没说实话。如果妈妈发现他不说实话，他麻烦就大了，因为妈妈说，撒谎是一宗罪。

好在莉莉永远不会告发爸爸。他是教她读书写字、加减乘除的人。他是用玫瑰墙纸给她装饰房间墙壁的人。她长大了，穿不下旧衣服时，他是给她买新裙子和新鞋的人。他给艾比带来猫粮，还允许莉莉进入阁

楼的另一块区域，让她可以走走路，舒展四肢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带上来一部上了发条的留声机，试图教她查尔斯顿交谊舞和探戈，但她跳得太累，他们只好停下。她喜欢音乐，求他把留声机留在她的房间里。但他还是把它拿下楼了，因为如果妈妈发现就会暴怒。

妈妈拿来食物和必需品，没有礼物。每天早晨，她进莉莉的房间——不过有时她会忘记——带来一托盘的吐司、牛奶、鸡蛋、三明治、苹果和曲奇，是她一天的口粮。她给莉莉带来肥皂和干净毛巾，提醒她每顿饭前祈祷。她每晚拿着一串钥匙站在门口，等莉莉跪在床前，请求上帝原谅她的罪过，还要感谢上帝赐予她一个如此悉心照顾她的母亲。除此之外，妈妈从来不来她的房间聊聊天或玩一下。她从不像爸爸那样说“我爱你”。莉莉永远不会忘记七岁生日的那天，父母在她门外的争吵。

“那么多的礼物会宠坏她的，”妈妈说，“你给她太多东西，罪孽深重。”

“碍着谁什么事了呢？”爸爸说。

“话虽如此，但我们得停止开销了。”

“书没有那么贵。”

“或许是没有，但要是她开始问问题呢？要是她想下楼或者出门呢？你能说不吗？”

一开始，爸爸没说话，莉莉的心都提起来了。或许他最终真的会带她出门。然后，他清清嗓子说：“她在那里面还能做什么呢？我们至少能尽量给她一个正常的生日。又不是她的错——”

妈妈倒抽一口气。“不是她的错？那是谁的错？我的错吗？”

“我没打算那么说，”爸爸说，“不是任何人的错。有时这种事就是会发生。”

“唔，如果你一开始就听我的，我们就不会……”她发出古怪的声音，就像话卡在喉咙里了。

“她还是我们的女儿，柯拉。除了那一个问题，她完全正常。”

“那扇门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正常的。”妈妈说，她都破音了。

“你说得不对，”爸爸说，“我跟希尔曼医生聊过，他说——”

“哦我的天啊……别告诉我你说出去了！你怎么能那样背叛我？”妈妈哭了。

“好了好了，亲爱的。我对谁都没说。我只是问问希尔曼医生，他有没有见过……”

妈妈的啜泣淹没了他的话语，脚步声急促穿过阁楼。

“亲爱的，等一等！”爸爸说。

第二天，莉莉就不在饭前祈祷了，但她没有告诉妈妈。从那次起，她已经背叛过妈妈上百次。妈妈说看自己的裸体是邪恶的，于是让莉莉在每周的泡泡浴时间闭上眼睛，直到她长大以后，可以自己洗澡为止。现在莉莉洗澡时会俯视自己奶白色的胳膊和双腿，仔细观察自己清瘦的雪白躯体和粉红色的乳头。后来她觉得羞愧，但她不是故意要学坏的。她只是想知道，是什么让她成了一个怪物。她唯一确定的就是父母看起来和她不一样。妈妈有金色卷发和玫瑰色的皮肤；爸爸有黑胡须、黑头发和晒成棕褐色的皮肤；她自己的皮肤则是粉末白的，长直发是蜘蛛网的颜色和质地。就像上帝忘了给她颜色。所以她就成了怪物了？还是因为别的？

现在，她盼望着明天能多看几眼马戏团。她换好睡衣，上床关灯。然后她意识到，妈妈还没上来确保她念过祷词。

莉莉挨着艾比蜷缩起来，把它搂得更紧。“她很可能在看马戏呢。”她闭上眼睛说。

看到窗外的马戏团的次日夜晚，门上的钥匙响动声把莉莉吓醒了。她坐起来去够床头灯，手指停在了开关上。那是午夜时分，要是妈妈看到灯光，意味着她会有大麻烦。或许妈妈已经发现她整天都在用望远镜看马戏团，而没有整理房间和读《圣经》。望远镜那头的马戏团看起来极小，她没法看清每一个细节，但不管妈妈要怎么罚她，能看到大象和长颈鹿被带进主帐篷就值了。能看到帐篷外的人群，看到马车、小丑和穿着演出服的演员，都值了。这是她人生中最刺激的一天，不会被任何东西毁掉。她把手从灯上拿开，用拇指触碰每一根手指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门开了，妈妈提着一盏油灯溜进来。莉莉看她进屋，腹部开始颤抖。妈妈从不会这么晚进她的房间。床脚的艾比抬起毛茸茸的脑袋，看到妈妈也很惊讶。

妈妈——爸爸说她的本名是“柯若兰”——是个高个子的漂亮女人，她总是把金色的长发别在两侧。她唯一的首饰是左手上的婚戒。为了上帝的荣光，她以谦逊的名义穿朴素的裙子和中跟鞋。爸爸说，妈妈去重要晚宴和派对时会穿上最好的连衣裙和皮草，但那只是为了满足外部世界的期望。莉莉不理解妈妈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外表，但爸爸说没关系。有一次，爸爸给莉莉看一张妈妈盛装打扮的照片，她还以为那是别人。

爸爸喜欢讲他如何遇见妈妈的故事，他无意中看到她坐在谷仓与围栏间的桶上，看着马儿在田野里玩耍。妈妈的父亲是圣灵降临教的退休牧师，他梦想拥有一个马场，来这儿是要买一匹种马。爸爸认为妈妈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。但六个月之后她才跟他说话，又过了六个月，

她才同意共进晚餐。出于某种原因，妈妈的父母不信任爸爸。但最终妈妈和爸爸拉着手走过苹果园，然后他们结婚了。故事讲到这里，爸爸的脸色总是变得忧伤，他说妈妈的成长岁月很艰辛。

现在，妈妈穿着印花裙子和粉色高跟鞋走进莉莉的房间。她涂了红色唇膏，戴一顶黄色的帽子。莉莉忍不住要盯着她看。她从没见过妈妈这样穿过，反正没见过她真人这样。妈妈面红耳赤，呼吸粗重，就好像是跑上楼梯的。

莉莉开始反胃。爸爸要明天才能从宾州回来。他保证过会买生日礼物给她。但他很久以前就告诉过她，他和妈妈出门时，她不用担心一个人在家，因为帮手一直都在楼下，以防有人来谈买马的事。如果爸爸和妈妈“出事”了，帮手会读爸爸书桌里的一封信。他会发现阁楼里的莉莉，会知道要怎么办。莉莉不确定能出什么事，但她知道肯定是坏事。要是妈妈来告诉她爸爸“出事”了，不会回来了，那可怎么办？

莉莉把舌头抵在每一颗牙上数数，等妈妈开口说话。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

然后妈妈笑了。

妈妈从没笑过。

“我有惊喜给你。”妈妈说。

莉莉眨眨眼睛。她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爸爸会带来惊喜，妈妈不会。“爸爸呢？”她挤出一句。

“穿上衣服，”妈妈说，“赶快，我们时间不多。”

莉莉推开被子下床。艾比坐起来，伸直前肢，用爪子蹭毛毯。“有人要来看我吗？”莉莉说。

除了父母之外，没有别人来过她的房间。有一年冬天她生病了，爸爸想请医生来，但妈妈就是拒绝，因为医生会把她带走，丢到“某个地

方”去。于是爸爸给莉莉擦了三天的额头，在胸口抹芥末粉和热药膏。她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醒来时爸爸脸上的悲伤表情。

“爸爸，什么叫‘某个地方’？”

“那是给病人住的医院，”爸爸说，“但你不用担心，你就和我们待在这里。”

现在，妈妈看着莉莉从摇摇椅背上拉下裙子。莉莉的双腿发抖。要是有人要把她带到“某个地方”去怎么办？

妈妈轻笑一声。“没有，莉莉，没有人来看你。”

莉莉看了妈妈一眼，她的胃也开始发抖。妈妈从没笑出声过。她可能喝了那种奇怪的液体——爸爸有时用银器装着那种液体，带入她的房间。莉莉不知道那是什么饮料，但它让他目光呆滞、呼吸里有股怪味。有时让他笑得比平时多一些。他叫它什么来着？威士忌？不，那不可能。妈妈永远不会喝威士忌。喝酒是一桩罪。

“妈妈，为什么要我穿上衣服？”

“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，记得吗？”

莉莉皱起眉头。妈妈从不在乎她的生日。“记得。”她咕哝一句。

“你肯定看到了外面的马戏团。”

莉莉点点头。

“唔，我们就是要去那里。”

莉莉目瞪口呆地盯着妈妈。她的双腿颤抖得更厉害，手臂也开始抖。“但是……要是……要是有人看见我怎么办？”

妈妈又一次微笑。“不用担心，马戏团的人看惯了像你这样的人。没有别人，只有演员在。当然啦，还有我们。因为你爸爸不听我的劝，非要付钱给马戏团老板，专门为你表演一场节目。”

莉莉的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。感觉不对劲，但她不知道哪里不对

劲。她瞄了一眼艾比，仿佛猫会知道答案。艾比用好奇的眼睛与她对视。“爸爸说他明天才回来。”莉莉说。

妈妈笑了，但她的眼神变了。上半边的脸看起来就像是莉莉有大麻烦时的样子。下半边的脸则像个莉莉从没见过的人。“他提前回来了。”妈妈说。

“那他在哪儿？”莉莉说，“他回家总是先来看我的。”

“他在马戏团等我们。赶快！”

“他为什么不来接我？”

话音刚落，妈妈就走向她，一只手飞速地扬起来。一巴掌甩过莉莉的脸颊，她跌倒在地。艾比跳到一旁，缩在墙边，耳朵贴在脑后。

“你这个没良心的恶魔崽子！”妈妈说，“我告诉过你多少次，不许质疑我！”

“对不起，妈妈。”莉莉哭了。

妈妈用脚的外侧踢她。“我为什么要受这种诅咒？”她愤然地说，“现在给我跪好祈祷。”

“可是，妈妈……”莉莉啜泣得太厉害。她没法跪起来，她几乎不能呼吸。她爬向床边，头发都蒙在脸上。她把自己撑起来，气在胸口呼啸着唧唧响。

“低头请求宽恕。”妈妈说。

莉莉的手在下巴下方合十，手指彼此按压，同时数数。一，二，三，四。“哦，主啊。”她在喘息的间隙说话。五，六，七，八。“请宽恕我对妈妈的质疑，以及我做的所有错事，以致让她活得这么苦。”九，十。“我保证从现在起老老实实。阿门。”

“现在穿好衣服，”妈妈说，“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”

莉莉爬起来，用颤抖的手穿好内衣，然后套上玩耍的衣服。她的腰

被妈妈踢得很痛，鼻涕也流下来了。

“不能穿那件，”妈妈说，“找件好点的衣服。”

莉莉脱掉玩耍的衣服，跌跌撞撞地走向衣柜。她抽出最喜欢的衣服——一条黄色的绸缎连衣裙，有蕾丝领子和荷叶袖。“这件行吗？”她拎起裙子说。

“可以。也要穿最好的鞋子。把头发梳好。”

莉莉穿上裙子，绑好背后的腰带。她梳好头发——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下——然后坐在床边穿上漆皮鞋。艾比缓慢小心地走过床罩，来蹭莉莉的胳膊。莉莉快速爱抚了它一下，然后起身站在房间中央，她的肋骨好痛，心脏怦怦直跳。妈妈打开门后退一步，等莉莉出门。

莉莉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。但她现在想留在阁楼里的愿望远超过一切。她不想出去。她不想去马戏团。她的胸口越收越紧。她没法呼吸了。

“我们走吧，”妈妈说，声音冷酷无情，“我们可没有一整晚的时间耗。”

莉莉环抱自己，开始向门走去，一边往肺里大口地吸气。然后她停下来回头看着艾比，它也在床尾看她。

“你回来的时候猫还在的，”妈妈说，“现在给我走。”